名人薈 Feature 副刊
責任編輯：伍麗微 版面設計：謝錦輝
傳真：2873 2453 電郵：feature@wenweipo.com
本版逢周六刊出

■曹誠淵在城市當代舞蹈團。

曹誠淵 在金字塔尖起舞

曹誠淵是誰？他是中國現代舞之父，被譽為亞洲現代舞的脊樑。他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一手建立CCDC（城市當代舞蹈團），開創了香港現代舞的先河，在現代舞這種看似非常西方的藝術領域中，找到華人的位置。他偏愛中國傳統文化，因而編排《逍遙遊》、《蘭陵王》、《龍謠》等一系列取材於傳統的中國舞劇。他令國人知道，現代舞不是西方獨有的，現代舞充滿個性的人文精神，莊周時代起便已在炎黃兒女的血液中流淌。香港、廣州、北京，曹誠淵在三地創辦舞團，讓現代舞在中華文化的土壤裡生出根芽。舞，舞，舞。舞在現代，舞出自我，舞出中國的文化記憶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攝：彭子文

曹誠淵與CCDC（城市當代舞蹈團）

曹誠淵於1979年創辦城市當代舞蹈團，自1989年起出任藝術總監，2004至2007年兼任行政總裁。編舞作品包括《安魂曲》、《地獄變》、《逍遙遊》、《三個浪漫的中國人》、《給昂山素姬的信》、《龍謠》、《中國風．中國火》、《三千寵愛》、《365種係定唔係東方主義》、《一桌N椅》、《霸王》、《蘭陵王》及《非常道》等。曹氏作品曾獲邀參加多個大型藝術節，包括於加拿大、韓國、以色列、德國、新加坡及中國的北京、上海、台北等地舉行的國際藝術節。

曹氏推動中國內地現代舞發展不遺餘力。1988年，曹氏應邀赴中國北京舞蹈學院教授現代舞，1991年應邀出任中國北京舞蹈學院青年舞團藝術顧問。自1995年起，曹氏在內地多個城市講學。1992至1998年曹氏擔任廣東實驗現代舞團藝術總指導，1999至2005年出任北京現代舞團藝術總監。2001年應邀成為第九屆全運會閉幕式舞蹈總監。2002年應邀出任天津體育學院舞蹈系客席教授。2004年再度獲邀出任廣東現代舞團總經理。同年11月，曹氏率領北京現代舞蹈團，隨國家主席胡錦濤出訪南美，並於當地作十五場巡迴演出。

2005年他憑作品《一桌N椅》獲香港舞蹈聯盟「舞蹈年獎」。同年9月創立北京雷動天下現代舞團，並出任舞團總監兼藝術總監。

雖然讀工商管理出身，但如果當初沒走上舞蹈之路，曹誠淵很可能會在一間海邊小屋裡專心寫小說。由此，你便看出，他是個充滿個性的人。而個性，恰恰就是現代舞的靈魂。

喜歡舞蹈的人那麼多，卻只有他，在上世紀七十年代被稱為「文化沙漠」的香港，做起了現代舞這種精英文化。

當時的香港不是沒有文化，但只有「一般」的文化——電視裡的港姐選美，就是全城最大的文化焦點，市井茶樓生機盎然，但溫飽之外，人們的精神食糧卻相當單一。而一些所謂的「高端」文化，在七十年代末才走進港人的視野。八十年代，則有了演藝學院，按曹誠淵的話說，只有一個社會的政治經濟成熟到一定階段時，人們才會關注樓房車子之外的東西——能令人在生活苦悶時陶冶心智的東西。

某種程度而言，現代舞的發展，反映出社會的進程。它是一種指標式的藝術，因為它能直接體現人們的審美趣味。它不像流行歌曲那樣被廣大的底層民眾傳唱，它的出現，便帶有某種「門檻」。

曹誠淵說：「所有的社會都有流行文化，美國有Michael Jackson，台灣有鄧麗君。」如果說每個社會的文化都是一座金字塔，那麼底層的，永遠最受歡迎，也永遠佔最大比例。鄧麗君好聽，但台灣聽內地聽香港也聽，她並不能代表香港。甚麼能代表香港？甚麼是香港獨有而其他地區所沒有的？

他的答案是現代舞。六七十年代的香港，這一種藝術的出現，是特別的，具有指標性的意義。而當我們研究和認識一個社會時，金字塔頂端的文化活動永遠會得到關注。曹誠淵便是那個在香港當時的文化金字塔尖起舞的人。

有人，就有現代舞

鍾愛跳舞的人千千萬萬，為甚麼是現代舞？

因為只有現代舞，可以做「自己」。

傳統舞蹈有明確的範式，排一齣《天鵝湖》，舞者就要將自己打磨成天鵝，但現代舞不是，現代舞不需要千篇一律的天鵝，反而需要獨一無二的「自我」。怎麼舞出自我，是現代舞永恆的命題。

時代不斷發展，天鵝可能有朝一日會過時，但現代舞中的「我」，永遠是有血有肉有生命力、活在當下的人。所以，只要有人在，就永遠有現代舞。

曹誠淵說：「十年之後的現代舞可能和現在完全不同，但只要是表達個性，反映時代的聲音，那麼就有創作力。」

每個人講話的方式不同，那麼舞蹈語言自然也不同。所以他貴為開山前輩，卻很少挑剔自己看到的作品。就像是烹調一條魚，有的人喜歡蒸，有的人喜歡煎炸，口味不同，菜色不同，沒有誰能為現代舞設下單一標準。所以他也喜歡看舞，欣賞不同的作品，就像出門旅遊，見到不同的山不同的路，他便能從中了解一個人——現代藝術無論多偉大，最終也代表藝術家自己。

舞台上的故事、架構如何恢弘龐大，最終其實都可以一層一層剝開，看見舞者的心。

揣摩現代藝術

最初做CCDC時，曹誠淵眼睛只望本土，決意要立足城市，以香港為本體，慢慢地，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末，他被請去廣州教學，這才豁然開朗，發現香港的後面有那麼龐大的中國，一點一點去推廣，去讓國人認識甚麼是現代舞，他從中收穫到的滿足感不言而喻。

香港當年是殖民地，正因為這一層緣故，港人才有機會接觸現代舞，由曹誠淵將其轉化為本土的藝術，再把「本土」滲進內地，帶動整個中國現代藝術進程。

他必須讓人明白，現代舞的本質是甚麼，和中國又有甚麼關係——人們大多認為這是純粹的西方藝術，但他告訴他們，中國文化早在幾千年前，就已有現代文化的個性。無論是莊子的《逍遙遊》，還是魏晉竹林七賢，都是時代中極具個性的所在。而曹誠淵最大的興奮，也是因為在內地推廣現代舞，可以讓自己更為理智清醒。「以前喜歡跳舞、過把癮就夠了，現在要清楚地告訴人們，中國早就有現代舞了。」

只不過，名字不叫現代舞——《逍遙遊》就是一場現代舞的導演闡述，麻雀也好，大鵬也好，那種在天空翱翔、暢想自由的心境，和「現代舞之母」伊莎多拉．鄧肯以薄紗輕衫、赤腳起舞所展示出的藝術靈魂，如出一轍。

「最自由的身體蘊藏最高的智慧」，傳統文化裡早已有之，歷朝歷代都有。李白舞劍，是文人的自我釋放，而如果放在今天，毫無疑問就是在演繹現代舞。

現代藝術的個性，不是跟風模仿，而是獨一無二。中國想做好現代舞一定不是去重複歐洲、紐約的成功，而是做出自己文化中的特色。「我做的是我自己的東西，形狀、味道、精華，都和別人不同。」這是現代舞最有生命力之處。儘管曹誠淵最有興趣的題材，是中國式神話，但這只代表他個人，他不會以之概括整個中國文化。「國人關注的東西截然不同，沒有問題。重要的不是關注甚麼，而是怎樣真實地面對自己。」

■CCDC城市當代舞蹈團。

「舞」的多重層面

人是會變的，不變才可怕。如果曹誠淵三十年來都只在舞台上跳舞，那麼他最多是個出色的舞者，絕不會成為中國現代舞之父。

事實上，他從30多歲開始，就很少在幕前出現。

年輕時他覺得自己很幸運，外人覺得練舞異常艱辛，整天流汗，可對曹誠淵來說是極大的享受。「就像一個喜歡游泳的泳者，你不喜歡游才覺得他苦，其實他一天不游泳就不舒服。」跳舞對他而言就是這樣。為甚麼舒服？因為能用自己的身體，做自己想做的事，表達自己的情緒和思維。

畫家再多靈感也需要用畫筆來實現，電影導演有再多創意也要執起攝影機，但跳舞，身體就是唯一的工具——直接、即時、充滿表達的慾望。

每個人對自己身體都有不同的認知能力，曹誠淵30歲後就集中做編導等幕後工作，他說：「跳舞不一定只能在舞台上跳，譬如我教舞蹈會覺得開心，做行政甚至寫宣傳文字時，會覺得有趣，不在舞台時，組織策劃編排，都是享受。」當一個人喜歡一件事時，他便可以透過不同的層面參與其中。

年輕時對現代舞的愛，可能是站上舞台打開幕布那刻的激動緊張，但其實坐在舞台之下，身為策劃者，更興奮緊張。如果只是跳舞，注意力就在舞步上，不理其他事情，但曹誠淵不是，他以不同的身份，在不同時間，從現代舞中看到不同的能量。

現在的他，反而將舞蹈當成了一種更日常化的東西——就像吃飯喝水，甚至不再為舞蹈而緊張，還去勸團中的舞蹈員：「只是跳舞嘛，別看得太重，當作享受就好，有一天覺得不享受了，那就bye bye。So what？」是啊，只是跳舞嘛，年輕時覺得跳舞是生命中最偉大的事，年紀大了，不是激情退卻，而是因為現代舞早已成為他人生的一部分。

他打了個比喻：「不需要餐餐都豐富精美啊，平時吃個三文治麵包都OK。這餐吃得不好，那下次就吃好點。」

畢竟三十多年了，他看過太多作品，走遍世界各個角落的舞台，如今考慮的，已不再是怎樣表達自我，而是怎樣提供更好的平台給年輕人去表達他們自己。

內地也好，香港也好，從不缺乏好的舞蹈演員、好的編舞以及好的老師，但好的策劃人、好的藝術總監，卻少而又少。所以曹誠淵說：「沒人跳舞我可以跳啊，可有很多人跳得好，為甚麼我要和他們爭？沒人編舞我就去編舞啊，但現在又有這麼多精彩的作品在，我何必霸住時間？我去教舞蹈時，又發現其實有那麼多人教得好。」

那麼可以做些甚麼？

通常跳舞的人會因為精神過於聚焦細節，而忽略整體。曹誠淵可以看到全局，他可以看到如今香港的現代舞發展狀況，再推而廣之到整個中國、整個世界……

他說：「我很享受現在的狀態，因為可以看高點、看遠點、看多點。」

也許有人會問，為甚麼香港沒有Pina Paush、沒有雲門舞集？

曹誠淵說，香港不需要——因為現代舞不需要icon出現，他一手創辦的CCDC也根本不是icon、不是突出某一個人或幾個人，而是凝聚集體的力量。

每個人對現代舞都有不同的見解，沒有人可以永遠獨領風騷，但現代舞作為一門藝術，卻可以。舞蹈團只是平台，不是舞者個人的，更不可能是曹誠淵一個人的意志展現。他最看重的，是獨特——給每一個參與者空間去施展他們的獨特性。

所以當人們在國際上提起CCDC時，並不會聯想到某一個清晰的名字，或是某一種鮮明的概念。

這就對了。曹誠淵說：「一個舞蹈家無論多麼走紅，給人印象多麼清晰，遲早都會過時。但CCDC不會過時。」

彰顯個性力量的現代舞，更永不過時。